

潛溪先生集卷之十二

後學 弋陽黃溥澄濟選編

後學 古柏羅綺尚綱校正

碑誌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神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界水經上妃白馬二陂  
匯于湖醜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  
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神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  
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地傍縣亡賴男子當旱  
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湖入害民稼舊嘗  
造堤捍其衝潮淤蓄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



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  
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  
令粟因口以賦膏鑿石為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  
與故石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神無難者會  
侯名入為斯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埭廣二十有四尺深如  
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檟櫛比星巖度久且不壞方數以石  
兩翼四隅咸欽堯如法中峙石楹左右比有副鏤坎陷版以為縱  
閉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檠以章  
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二又四石以丈數者七  
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埭家神廣減前埭之半深  
比前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完以石梁其埭皆同其工物

初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檠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  
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峰淨  
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瀛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  
人掌稼下地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  
以澮瀉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  
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  
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蓄矣古制  
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  
之為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為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為蔽  
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  
視水高下而開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

為師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  
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  
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之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  
書海堤別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豬  
在彼海邦其醜為通渠行水委蛇既稻與抗其制水有憚因時關  
闔其法孔臧其農政斯缺惡壤為竭水失厥防嗚侃侃唐侯爰諮  
爰誣中心盡傷其曰是弗脩民焉有秋敢視為常其乃登案屬乃  
謀乃告乃輯其長其晦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日奏功其琢石于山  
樹榭于灣以捷以梁其決塞有關既堅且完若首有肱其昔何怒  
突今乃順則弗隳我疆其行彼赤日清流滴滴黃茂光光其十  
食維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惹

圻其十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古法寢廢河渠興利  
其效則章其十漢吏曰循惠字承民唯此之覆其矧乎巨津北  
枕海濱其十被五鄉其十侯治之棘行厖心測不翅父兄其十越石  
可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乃開文華堂禁中妙柬英  
才 詔詞林羣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宮示  
試除國史編脩仍俾肄業于堂余見唯有雋才特請于 上錄為  
弟子負唯執經日久忽歎歎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歿于盜  
于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界

卷之十一 三百二十六  
之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  
永豐人氣岸富達不徇於小物當元之季大次起沔陽蔓延江右  
陷吉安既而州兵擣走之盜所過井邑民皆相挺為變殺掠巨室  
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有羅惟遠者尚  
氣節遺人夜致之列酒炙於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懸而告  
曰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  
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  
部署以俟所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  
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家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  
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草不留一人羅  
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謀知之帥

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五品憤汝  
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  
者名羅瞋自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榜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  
增加之羅嚼齒大言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  
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執之至  
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  
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為遂遇害賊黨分猶未  
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因忠義人也寧可  
使其不血食耶為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實嗚涕君  
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家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去旁  
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為養暨歿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惡如仇

閩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閩師恚欲  
夜擊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  
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夕且  
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  
為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  
四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勝  
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人有顛連者  
解衣推食無吝亂離後家單母鬻釵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  
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奪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  
卒季乃唯新擢今官文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  
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女孫洪州都督參軍景

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簽判虔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  
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真雖曰不仕咸能世儒業  
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曾不一舉  
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遜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女婦留鬚鬢者  
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  
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  
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  
智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嗚呼毒氣所侵盡其良心棄鋤握種叶稊柳也  
騰茲廬陵群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疑上指冠誓除暴殘夜  
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慷慨舞劒欲狂惟壽之良彼何

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不為寒欲膾盜肝君亦被  
拘誓盜益奇以死徇之雙壁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留嚴嚴  
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鑿于幽墟後世是師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道  
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  
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  
者四三年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  
何為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手神道  
之銘公之子特以為厲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  
者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投淚而序之

曰公諱溢字三溢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  
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  
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  
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  
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  
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  
于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世安  
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  
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  
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  
巖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儕類所侵苦公

念曰彼徒謂我死而已。曰厲豈為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鬼服比弱。寇從鄉先生劉叔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幸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充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斡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

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誣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善。徵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罷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守平海民亦為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

枯骨今一旦有急政我報德之秋也集矯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兵甲將乙積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振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會虐無狀民因道潘攻縣治寶忽丁弃印走公同其

師王副叔名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即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副叔于家帥府檄兵龍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

蠡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縣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眾來逆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



賊奔北即移兵圍內若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實諸法外若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聞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

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東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台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以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

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頌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資傳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視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怙勢作威輕重入罪以為常公庶得松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使事不白下獄而

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禕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汝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陸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官諱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舊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怙怙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不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丞汝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

以元帥成滿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流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成滿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為公所鞠當不寬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約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改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部

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遷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在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諷何世明以軍從温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瑄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尔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

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  
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溢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  
毋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  
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  
照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  
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  
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彙朱君達來附各授以  
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  
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懇之浙江行省承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處之交限以

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  
之洪武元年正月三日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  
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公上歷陳其功  
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  
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  
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上親祀社稷會  
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  
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誠自足以格神  
明孤寬雷霆之怒上為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  
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起朝也存道  
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

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今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憚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得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比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導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

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上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慊耳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必歛此心母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計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湫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文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

其惟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子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惠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峯西崗為義阡聽其輿瘞焉又以玉劔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劔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得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諍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

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經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為尤盛聞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剗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於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勸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闕西巖

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  
欣勅生蟄執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頤踈  
髯目電焯音吐鴻鸞鐘在軒蚩蚩赤子扇扶氛額抹絳帕手握種  
嘯呼不異鬼影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伋立無邊塵較之太傅  
功或殷重微壘照絕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  
東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康田使者勞徕勤繡衣行部  
照青春貪大宵道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新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  
狸躡舞騁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  
集吏民導宣 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  
蹲大兒游擊左右巡四郊怙怙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  
奏嬰逆鱗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閔哀號負土自  
築墳因劬致疾亟返負聞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對  
瀛洛慨本根所以不坐禁叶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藏  
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謾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  
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  
州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 廟筭出鎮鄉邦  
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  
始若公者可謂卓犖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  
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  
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

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璋璋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  
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任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  
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潭曰海繼母李氏生  
一子曰濟員外府君蚤歲宦游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  
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  
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馬居久之府君棄捐  
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檄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  
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趨移舟俄傾大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  
歸葬於縣北之園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  
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  
之季江淮擾蔓延閩浙聞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  
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  
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  
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  
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  
賢兄弟以降先是 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為石抹公所  
守不降歲己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  
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羈邑未附者公時以  
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  
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  
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  
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



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  
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  
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發守將既  
被害而處城亦為所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  
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  
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即誅之然猶慮戍  
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  
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計子女玉帛  
且不保况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  
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讐服江西  
食而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

浙外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  
相挺為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成處州辟公參謀  
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決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  
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耳賊以公  
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  
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  
帥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  
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等悖逆亂常  
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自  
取作虜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  
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徧自度旦暮鬼耳僅獲

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  
聞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  
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番陽復遣公俱  
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眾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  
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擣退之里  
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番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  
之緡雲之黃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  
之氓咸為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  
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  
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未降緡雲盜  
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首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敵公

遂通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為所齧蝕幾盡  
公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  
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  
為戎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閑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  
緡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  
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兵犯東陽平章李文忠  
擊走之公引兵為援建議以為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  
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  
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暨  
至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  
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上念公之城功以名馬賜

之青田之蓋茨地接閩徼人素獷得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深入擒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平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覆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珙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益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上時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處陞辭上喻之曰俟闕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

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友定大懼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友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援寶軸歸漢故事撼之友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勳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眾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為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頽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

繼室滁陽楊氏前中書左司郎中元果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植  
等乃刻木為象具衣冠以葬實柩于團源之左葬已來徵濂為之  
文昔濂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  
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以倚公者至  
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區承 詔鎮  
處城 皇靈覆冒幸已寧謐誓將挈全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  
馬之微衷也奈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濂辱公交者  
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退及與薦  
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歛然布衣書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  
謙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  
銘曰 泯泯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撓浙河之東地氣

畫自此為兵徵見於龜 篋尔衆荷戈來入我堡實尔枕席拔尔水  
火公師如風鼠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為埃塵節鉞出鎮涉歷五年  
桴鼓不驚雞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寇至輒敗皇  
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閑龍馬於公弗惜公感 主知酣歌慨慷誓  
提八閩以歸職方旄纛兩屆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材  
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赭公命奈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  
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千里枯趾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  
肖像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括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  
永無斁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淞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汪先生神道

碑銘

瀛奉 勅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  
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脩始以其門人汪文炳  
所撫事狀相示瀛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  
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撰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奎之言請瀛揭  
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讚錢珣之獄泰  
定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  
按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  
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  
士秘書丞縣光祿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  
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毅又  
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樂崇寧癸未進  
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名臣通奉生紹  
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愷  
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  
士通判隆慶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掌臣  
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  
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蔭補將仕  
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  
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  
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  
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學國

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陪  
承事卽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  
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  
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閩  
井民若蟻虱願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逆其意卽繫送于官又懼  
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卽發其姦屏諸蠻夷不使  
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  
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滅之婦堅不動乃  
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拷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寃問  
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卽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成  
將朶兒赤跋扈自用擅有司之擊俾不得誅信其媼家其為郡

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箠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成  
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  
行郡戎將結威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  
徐曰王之姦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慚夜半馳馬去王  
卒伏罪居亡何戎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  
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  
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憚命大姓  
發廩以哺疴羸其病癘方熾者各鑿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  
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  
馬擁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珙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  
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

中書移問者凡六名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鬱之獄立具時珎已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珎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脉除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輪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讎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言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道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

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未建先生以為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襲封充聖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躡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泲水君子謂直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脩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脩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轍為築

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乏壬辰斬黃  
紉巾妖黨相搆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  
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  
再至再擊退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  
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  
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尔部使者不入沙周  
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番陽大軍逼城  
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去父  
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  
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  
浙行省參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  
鼓長鎗軍舉堞而上城遂陷戍寅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  
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為  
具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下朝贈齊善人大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  
節云先生取戴氏累封譙國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  
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  
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  
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副使德屋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  
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  
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  
聳高準踈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



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  
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  
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發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辯理于有司  
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  
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  
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之祠  
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充賦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  
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權術  
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  
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理自  
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八歲歲拜措利切置

也為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學者當實與之歲  
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  
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凡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  
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秦不花之死於台尤號  
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必  
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  
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  
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  
集川赴猗歟汪公游舉於鄉對揚大廷乃弟奉常筮仕遐邦不違  
將母上疏廟堂願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  
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鴛鴦去之弗亟我民之膏血疊為理官為獄立

平起彼朽骨化而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  
策書載登金匱啓封袞芥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  
復直集賢進班迹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真歸杜  
笏看山宛水之湫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苟  
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汚秋鍔孰援我  
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  
白刃磨頸爵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  
死弗屈孤忠凜凜儼如出日事聞中朝當宁嗟嘆節惠易名恩寵  
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  
君凡百在位視公為人

故朝列大夫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誌銘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元朝列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蘇公卒郡之壽俊與邑之賢九知公者無不潸然流  
涕然公以政事聞于時附載元史高年至八十二而終五男子嘗  
與仕版七孫亦嶄然見頭角皆可以無憾顧乃衰之弗置者誠以  
一時遺老日就凋謝而公又云亡古今文獻將何從而徵之耶其  
子祖允等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山之阡乃命弟伯衡踵門請  
製墓上之銘濂公之里中子其哀公尤切於他人固不宜以不文  
為解初公之生也不聞啼聲視之唯紫胞在地而臍帶縈絡之乳  
媪撥開兒始啼識者已知為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推  
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為奏差憲史以廉直為同官所忌嫉  
御史劾之章未下即命奪使印公毅然持不可使亦擯拾同官之

過欲訟繫之公諱曰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明公奈何類之已時  
皆止廣東部使者聞公賢汀寇謀罷臨漳公往督長吏為備長吏  
欲藉農為兵公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抑  
盜是增盜也長吏曰計將焉出公曰吾知所處矣聞兵籍得放逸  
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廣東部使者聞公賢籍其年  
勞辟為書吏南海番禺二縣輸恒賦之外復有所徵號稅外錢以  
給上官燕私之須小民怨讟盈道路公聞白罷之朝廷每領新鈔  
諸郡部使者必監焚舊鈔此故事也時使者與廣州守有隙恚不  
往司鈔吏積十五年不得調公復白而焚之俄再入閩補令史於  
宣慰司汀寇謀 罷聲稱籍行宣政院延公為掾久之趙郡蘇  
若天爵來參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避與舒常弗之從

蘇君遂兩用之君以蘇君知己遇事失當輒爭凜然有峭直風蘇  
君敬憚視之異他稱海漕之糧歲不下三百萬漕官多強取贏無  
錫州獨不與乃誣其糧惡不宜上供省臣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  
事獲免海盜起省發官粟募民舟載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  
省逮民歸粟公曰言猶在身惡可背之况民得粟必已食之既今  
將焉徵即徵唯徵未發之可爾省臣從其言斬州紅巾搆亂陷於  
潛昌化犯杭州省臣皆遁參政樊君執故獨坐堂上以死自誓公  
說樊君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  
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耶  
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君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公與掾李撫  
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即携首受錢二百五十緡民持

力爭奮數日之間獻誠者充庭未幾辨章教化君復杭州公純口  
不言功考滿謁銓曹中書參議汝中相聞公名家欲引為右曹錄  
公察其威權太橫力辭南還擢結興路蕭山縣尹蕭山民詭名匿  
其田賦科猶不能均一公今其自實田輯為冊書凡有徵發皆視  
書輕重之兵興以來縣糧輸衝處二州民憚遠征桂桂皆屬吏史  
並緣為姦利糧不時集主運者妻孥恒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  
咸足且為立法每鄉置督運一人趣民各以稅赴江濱仍驗糧寡  
多賦錢僦舟以行民大便之縣為吳越要衝師旅轉徙無虛月誅  
索芻芟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豐有犯者  
擒治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問誰何會歲儉池湘湖  
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平倉以活饑者僚屬力沮之公大言曰發

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倘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以生者以  
數萬計帥閫以九日至檄縣市殺核諸物公發視恚甚執筆書檄  
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之痛心疾首之時奈何能太平故態飲酒  
為樂耶聞者愧服府公避公之為有難決之獄移公訊之諸暨知  
州素元以散者年帛不明將搆以賊墨公推其情乃吏與里胥為  
濫元但不供給爾公各坐以其罪元致白金為壽公曰吾知執法  
尔豈私耶卒却之歲餘改本路總管府經廬不上階自承事即轉  
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偽吳張士誠據姑蘇既降公持詔書往湖  
州責其戍將潘允明行郊迎禮禮成允明欲西向坐公公正色曰  
以爵則我幕僚雖相向坐亦已為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  
使抗禮邪挾胡床中席而坐允明懼服臨發贈米百斛錦二十端

公笑辭曰君謂使者而可以貨取耶時士誠新授淮南平章政事  
開省蘇州士誠聞之請于康里丞相公詔使四出唯蘇州磨廉介  
士願得為幕屬君耻之不往復越今官參政石林君宜孫分省于  
處請公與青田劉君基從石林君方以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為重  
每事必謀於公公勸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羣盜撫之以恩  
石林君始從之衆心翕然歸後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  
深章君溢亦擁兵觀望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惓惓以  
共濟國事為戒石林君多用故人捕縣棄行省承制所用者公曰  
今朝廷不通當一出行省奈何違之石林君愧謝越部書佐李伏  
喜誇誕石林君賢之薦授負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人為之不  
平公不與校既而伏以反覆受賂覺石林見執繫之公解之曰參  
政始薦之今乃囚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耶伏因得引  
去經畧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公牧公曰其  
以非才為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計  
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其亦不保首領欲久為天使牧羊得  
乎李君默然元季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公秋毫  
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禽官簿錄其家得帳籍驗之莫府官無不  
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東浙水諸郡悉入 皇明版圖而七閩猶  
未附怨家告公長子仕闕宜謫徙滁陽公就徙無難色丞相李韓  
公憫公無辜欲奏而官之者再公以年老力辭遂歸臥金華其山  
左圖石史超然自得越十二春秋乃終未終一日精神如常時  
忽不哺食越翼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

無所欲也漏下四鼓撼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士馬雜運前籠絳紗燈訶叱東去民叩後來者云接蘇伯夔君子以為異公性敦恪尚風義孳孳務行及物之政唯恐有受其害者至於備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績然識量堅凝不為威武所遷常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北其衆寇不悅嘯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子以尔等本良民迫於不得已為盜故遣使者諭尔降尔果欲反不畏十萬橫磨劍邪俱逡巡而退復從樊君督海漕事用牲牢祠天妃廟始降神寇舟突而入陪祀官解散公謂樊君曰事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者有託其妻子者使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登舟逢故人兄弟徬徯走水濱亟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亦其友母妻也

舟師命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且及違恤他人耶公曰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及龍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敬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贈少傅遲來知婺州因家金華歿葬蘭溪之紫巖鄉遂為金華人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祕閣脩撰大理卿諤大理生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吏部生朝奉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熙貴州生通直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從政郎淮安縣主簿鎮淮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大學士錫之次子為後即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氏忠簡公澤七世孫柔順惠嘉為一鄉婦儀子男六人四仕

于元一仕 皇明一蚤卒祖允將仕佐郎浦城縣主簿師道廣東  
宣慰使司奏差繼兄肖德後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擢翰  
林國文院編脩官之辭雄麗較之小坡斜川集有過無不及焉思  
誠天正善東陽縣尉崇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勾子女子三人長  
適俞坦道餘皆天孫男七人恒悟悅恢愷忤忤孫女五人歸曹元  
宗溼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世非惟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為政  
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有若少傅奏減吾婺市羅之額二萬八千  
有奇民為立祠少保歷典大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  
刻數吏部之敦俗奕葉之間簪笏相映公又起而繼之聲名烜赫  
益丕昭於前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奮於榮名者易於力  
而能績先緒於弗墜者難為謀非天欲報功俾之世濟其美吾知  
未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婺之蘇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  
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烏有不  
振拔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疑哉伯衡  
與濂有文字之雅故竭屢來山中請文遂歷序其事而歸之銘  
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婺政以仁紫巖  
生氣凜然存珠明玉潤多後昆簪紱繽紛絢朝暉貴而尸位玉  
之珉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挺生嘉兆甄鳴岐彩鳳瑞世麟從事  
大府歷龜之閩其職雖卑氣益振峭直猶如古諍臣得失利害輒  
屢陳聞民有病眉則頻蹙浙垣陪充幕中賓孰知斬寇紅為巾嘯  
聚山澤動作屯犯我屬部窺大藩用姓給號令編民殺賊如殺  
狐兔羣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降東海濱爾跳踉欲舞矜

一叱鼠伏不敢噴身佩縣章魚懸銀胸嫗扞禦一以恩設心不讓漢吏無技彼水火脫溺焚錯之華穰藉錦茵參贊宥密待咨詢手持璽言諭監昏中坐以示正人尊嗾我以利耳不聞括氓措亂奔狂瀾平渴勿使成瀰漫海桑既變光嶽新携乃書歸臥立聲雲執節不仕為之人廢幾不負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旬儵焉觀化只逡巡大風挾雨來掀翻士馬雜還向東奔絳紗籠燈光吐吞騶卒前呵肅雪氛生為良臣死神明丈夫如斯世罕倫白石可磨煨瑤琨史瀛造銘焯墓門石縱可泐名弗護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皇帝登天寶之明年即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十二年雖毫社已屋曆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脩成書而命翰林學士宋濂為之總裁庶幾行筆削之公以副朕意中書下其事濂等既奏詔執筆惟謹而於黃公殷士之歿實於忠義傳中殷士之高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人之私理宜詳懸繹有石頤先生為書之授東所造事狀殷士諱昂殷士其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辱公方類解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侯斯三公皆江右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公著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番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喜曰尋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言為惟心是監凜然若上帝之臨久之



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遯羽陽山中既而嘆曰學者將世用爾  
奈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叅知政事朵爾直班公及丞相  
賀公惟一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  
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政  
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愛君晝夜不遑寧屢上疏陳大計竟不  
報殷士方彈指長嘆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為問殷士曰此言何  
以至於我哉今百辟朝空宮以淹國卹吾之不能為公存猶公之  
不能為我亡也蓋亦各諗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大  
明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為士子義我不可辱國汝幸收  
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蒼黃大慟拾級下救之見殷  
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升歔歎言曰今南兵不殺在儒

臣尤所賓禮他日幸致貴富君何為自苦如是耶縱曰為國盡忠  
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殷士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  
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殺使家人歌舞為驪環守至日晷會大將軍  
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  
違則罰殷士聞之給午曰吾今知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  
身來第吾慚見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酎乎午大喜  
持錢出沽闌闔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守裳帶烏列實不  
紊殷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潮州事陳介  
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其年某月日瘞于西山且刻石記之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娶里中桂氏隱士兢之女  
兄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毋以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歿殷士既貴顯

或勸求婚甲族以媒榮進殷士曰邺之共姜宋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節義自守况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為有後矣性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音度和雅無愧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賻求歲幸指利切置也為榮金華書文獻公潛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通譜系云嗚呼天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歿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殷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忠義為先務 皇上即位之初發自 淵衷即勅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夫福壽余忠宣公闕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者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殷士之事上聞旌寵之典其有不降者乎銘而列之非為殷士也靈承 上意以勸世之為人臣者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為最貴孰能舍之自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曷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列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眼不見水精魄入地首隨物融化為白龍上朝帝宮尔死得死百世宜祀豈終金章誰非臣子

廬陵劉徐生墓銘

翰林編脩官張唯奉 詔攝御史行縣北藩舟泝黃河忽夢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獲溪上脫冠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結友恨輸

先着鞭身其情驩甚及覺悵然與懷賦楚辭一章擊楫而歌之既  
還南京將寫辭以寄或有告者曰徐生亡矣唯不勝其悲居亡何  
徐生之父作書遺余曰徐生相從至郢者久遣歸謁先塋竟溺景  
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殯郢城東子晉臺下嗚呼肺肝  
盡割裂矣老身將何以能存耶自造權厝誌一通幸請銘金華宋  
先生先生嘗見徐生頗愛焉當不靳於辭即弗靳徐生不死矣唯  
泣為余言余也不敏無以塞其父之悲頗聞徐生日記萬言為文  
有奇氣頃刻風雲變化雷雨澤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  
人稱為詩伯州里器之謂廬陵有<sub>二</sub>俊其一唯也唯舉進士河南  
第一人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祕期久積而大振方岳重臣及部使  
皆咸遇以賓禮欲辟為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欲負笈來相  
學而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為泣下沾襟何也牛毛非一  
髮而麟角獨能專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之而顛倒若是邪  
呼徐生字子卿卒時寶洪武八年三月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  
某祖某父說以進上起家官承事郎安陸府通判母蕭氏妻曾氏  
二女皆在幼其父俟報政返骨葬廬陵永豐之故鄉且為立嗣嗚  
呼徐生卒為善者或懼矣夫銘曰 將也而過之誰不如資方出  
而折之麟不如麋爾之生也不幸絕類之已而已而大化之冥茫  
吾將尤誰

故王母夫人何氏墓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 頽求造墓隧之文予與綬之  
父翰林待制學為同師官為同朝揆義不可辭夫人諱妙音婺之

義烏人夫父仁父智母傳氏父登世傳厄於窮重醮金華俞氏俞  
故名閱夫人隨母鞠其家逮長大父器之撫其頂曰是女柔嘉豈  
凡子儷邪同里初齋府君良玉家居教授受業者百人大父為夫  
人擇配環視諸子弟心自計曰無有出下禕右者禕即待制君府  
君之仲子也府君揣其意乃命行媒相知片言成姻夫人既歸事  
君舅君姑甚恭待娣妯一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從黃  
文獻公學絕不為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疑貽其憂待制君  
能如焉於海內者夫人之助為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林恒  
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勢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論西南夷  
六載未返夫人攻苦食淡乳乳然與二子綬紳居歲時具牢醴祭  
王氏祖若禰奉卮酒前酌命二子拜後曰我王氏若主婦也禮則  
宜然聞者為悲之夫人訓子成人且為授室抱二女孫宜定夫人  
猶日治絲枲不廢經畫內政斬斬中歲雖偉丈夫有所不能由是  
家浸裕然以待制君久未還積憂成疾群醫不可藥紳盡然心傷  
亟到股作糜以進竟不愈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六  
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崇德鄉青岩里之象鼻岡禮也  
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者乎銘曰 夫學方弘  
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鷄號而興絲枲作朋克勤于內政也青  
燈宵明顧影惇惇能安於義命也國史著銘悼行幽局欲其辭之  
稱也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疑貌寡辭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

四筵合坐置器聲撼屋君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  
理皆解且才識負絕人多嗜腴田設巧窳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  
視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奈何欲陷之耶未幾多  
田夫苦賦歛繁荷械走米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武歲侵盜夜  
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弗知其人帥子姓蹤跡于野遙見一家灯  
熠熠紅君曰此是已備落偵之盜方將飲昧矣縛送于官盜為  
哀止即欲盜斷吉相戒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  
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  
為盡心焉君歲券篋笥候子長召而觴之枚數以還祖揆弟連事  
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惟恐有拂其志  
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焚  
券周急拯難嫁發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耶君之  
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  
其行無慙者娶余生誠劄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壻  
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  
墓在瀟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劄既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  
歸余家孫義當銘銘曰 玉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  
輝鄉有吉士俗醇而樸一旦死矣吁其可悲

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傳梁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  
慶父濛連起為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  
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

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為月鼎入青城山  
文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鍊壁者得玉侍宸  
斬勘雷書祕不傳乃亟往求委身童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  
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  
鬼彫動以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河  
東大旱馬廷鸞為方守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瞑目按劍呼雷  
神後之俄天地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  
其為神仙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江南物  
色獲之見帝於灤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殺觴之時天色爽霽帝  
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  
帝為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內府金繒

司鼎碎截之以濟寒竄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養亦不受專有  
旨俾掌道教事月鼎以年老辭遂給驛南旋益放於酒無日不醉  
醉輒白眼望天陰飈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而胡舟中嘗亦日  
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而頌之雲自湖畔起  
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  
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召寘筵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  
雲散如洗山泯為鬼物所憑狂易不可制遍索月鼎不值忽遇諸  
駟月鼎大罵全酒嘆之暨歸物怪已息賣餅師積餅于筐時被物  
竊去月鼎召雷轟擊市中斬胡孫首投于前市魁娶婦道為白猿精  
所攝抵門但空車馬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還舍  
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峰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

人接然頗閔疾者有來告急或以饋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  
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稱真官謂其能主地上鬼  
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載歲庚寅屬其徒王繼華  
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  
事月鼎搖手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  
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蜕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  
去丹霞道院三里而近月鼎所受符宸諸書實祕一如鄒不輕授  
人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撰  
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文真  
皆解狎雷致雨雲而文真尤號偉特若行醮法能使羣鶴回翔壇  
上云 史官曰魯陽獲父而麾日遺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

霜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况葆真之士乎所謂葆  
真之士其慮冲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  
嘯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嗚呼此事然也則夫有事周  
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為何如哉參天地而妙萬  
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  
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子嘗總脩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  
為涉於怪神止之然予心竊有感也復別書之以示玄學者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誌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珩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浚  
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真文公立夫蓋鄉  
先生也彥珩最先還而濂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當夜坐

月白侯公熟寢輒携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競跳踉偃  
仆為嬉戲或相訾謔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漁樵鷺鷥易侮不  
敢時相逐為驩彥昭於其間尤號俊偉彥昭頽目穹鼻鬚髯森然  
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東西散去  
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  
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珩受太師德土薦  
為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  
承事即温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  
卒後九年己酉彥珩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  
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尔浚常彥珩之墓濂常為之銘仲舒謂濂  
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

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宣氏出其諱也世為浦江  
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純綺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  
衣中以償亦不靳入任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  
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  
之園為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  
斷還之儒生函金為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尔吾豈私汝者耶彥  
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  
垂涕曰其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尔後十日儒生畫菜  
一本裝潢成軸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為獻彥昭曰是雖微  
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  
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為二並驅出使隸



卒踵其後軍忿躁不已民曰汝自失營我何損耶諫卒以聞彥  
昭杖民令買葦償軍其在溫州治聲如平湯會大俠起東海未攻  
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率精銳大開城  
門擣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  
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瞑日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擣  
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  
而已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岳連帥欲為殄滅之計無  
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為歸卧孫井山中已而元亡 大明  
受命有 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 上將官之彥昭辭  
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儒雅  
為多士之冠彥昭與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几太息問保

成詩酬者不已襟懷冲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喜音樂過風  
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醞酒仰  
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氓田氓搗登聞鼓訴冤誣  
彥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婚  
家引伏部吏弁罪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為自行當  
於殿陛前辨之更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口  
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  
騏收骨歸葬於其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  
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即騏次駟次駱女一適洪其孫男三  
其其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九如此濼謹為序之皆出於人心  
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

銘曰楊非學之弗獲胡軋之而使也邪我身之不揚奈何不得以  
伸邪百齡幾何孰為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邪墓草荒涼青  
而復黃寧不使余感奮而傷神涕淚而沾巾耶

潛溪先生集卷之十二

潛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墓銘

傅守剛墓碣

自焚屍沉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  
藥君子每為之太息有若傅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  
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昇出中野縱火而葬之守剛勢不  
能止哭踊將絕藝已編荆成筐實以所藝之遺骸以歸守剛欲夜  
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清泠之淵守  
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置沙上院  
所服緼袍裹之奔告予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閑房中設几筵

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積載之適堪與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為擇地一所守剛備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于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許稱乃懼而止至今松柏蓋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傳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其大父其父某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洎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燁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屨則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以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聞出為詩若文矯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惓惓

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緩稍一夕疾不可為也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歸出為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為記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餒鬼矣余家潛溪抵守剛所居不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已坐聽事作謦欬聲矣為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眉目娟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羅山出仕于朝入翰林為學士父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爾何為

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推厝家西東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童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史事廣李翰蒙求三帖以進予讀之見其遺辭豐縟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雜山鵬鵬持其父門人重徽所為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懲聞人善不翹若已出見人為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啜白水以代羹若享天牢鄉人咸以為賢部使者潘公黼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理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朽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伶而遠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為之銘曰 守也篤特立子獨不受變於俗是謂

踵君子之躅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范文公惇揭文安公後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家子諱汝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尚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遊君獨坐輒不休夜執薪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肆舉子業試不合有司即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大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詳嘆方殿聞君履聲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稱君美

以為文安慶至正 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禮入勸  
君輸貨縣官而給盜惟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道路虞君笑不從  
曰汝敢緩先君之喪乎至家授禮制儀戚易兩至服闋以蔭補秘  
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轉博士再入翰林為脩撰  
仍兼國史編脩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南行  
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為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  
江西至七閩會僞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僉江西湖東道肅  
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據  
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略使晉  
顏不花尚在君詣與之謀經略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  
曰經畧何為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略致死時也吾死  
將與此城俱顧獨走欲安之平經略起問計君為之畫策經略驩  
曰吾志決矣即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  
之出戰不利民大警君集眾告以福既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  
緩將為俘虜語懇切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乘城固守君往  
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山曰黃華  
高出城上君恐賊窺見虛實作層樓蔽之命守者鍛鐵為長鈎廣  
儲水樓下以俟眾不知所為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鈎曳之  
隨以水火尋息復預積濕薪枯蘆城下賊穿隧以入燎煙於隧熏  
之死者甚眾賊揚言攻城西君察其旗亂而氣息命備城東已而  
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退是時內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絕糧  
民居以炊經略憂以問君君曰士氣在手作之爾且

老吾

以王師討賊何憂不勝乃棹牛醪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踊躍請  
戰空一城鼓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逆戰君戎服出陳後督  
諸將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  
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鬪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日福  
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欲繫獄論  
其叛逆罪君曰大盜味珍脅從可勝誅耶誅桀黠者數人悉縱之  
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只或為君寃君曰吾職耳  
可微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淝亂道不  
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樞浮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  
行多被害君脫走趨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秘書少監階中順大  
夫而齊國忠襄察罕帖木兒在洛遣使逐君君赴洛留歲餘承制

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

大明兵圍城

七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遑遑北走樞失君所在號泣  
而追及于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為奮然行弗顧  
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強扶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卧不  
食樞叩頭流血請所親厚者交進慰乃解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  
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至撫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六年二  
月八日卒于寓舍年七十三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山之原以  
某年月日葬某地君事繼母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  
多奇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為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關倫教不為  
浮豔語集毀于兵存者若干卷藏于家君自視歛然接人和而有  
禮寡言峻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私見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

病必冠帶為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貞文來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而推恩及于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嬪黃氏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爵祿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李為勉而修也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善之矣君娶曾吳易二氏曾早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棐丑天其二即樞樂一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交君卒

考良持樞狀來速銘如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朔元百年中有獨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恃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靡久卒上維文安公敦厚凝確際時休明典帝制作德尊望隆震撼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關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緝其休聲克闡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略南藩剪屠姦兇仗義為城奮作士氣章甫申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雖多乃職之宜邦國殄喪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污先君生既有聞歿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宗天匪私君以彰世德德著穹碑來者咸式

故補江義門第八世孫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珪之

曾孫東楚處士文嗣之孫元贈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于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于縣東三十里杉栢墓之原其子挺栢與其孫炯勲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濂乃濡筆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菹細務一一鈎按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欵壹本諸誠無纖毫人偽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率皆信服咸呼之為長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獄重臣嘉其為純欲辟為從事辭不為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曾循蹈矩矱晝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儼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勿質諸南之也今幾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危復安也羣從同樂熙熙然如春和氣襲人見者革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已誓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半白於富路而蠲之也姻家析貲陳之以秉彛升不以已之親疎為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斂其租入建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入林僮往禦之反為盜所毆僮妻往護之失足墜塹死禁僮勿訟反遺之禮櫛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 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能誦詩書為一家女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而兄弟為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彝倫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存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為之涕泗沈瀾非



仁人也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為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遊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從耳發言不繁而成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鏘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為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為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不赴宅之意氣方豪謂未數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種種安

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徵君家已而遷宅之之西軒濂携室人賈專及仲子璲長孫慎三世為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嫗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璲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內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疏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西還庚子之夏朝廷遣使者來召濂趣裝上 南京擢為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履齒殆將折留連浹旬推羊豕以為饗當夜半酒酣敘兵火離合語刺刺不能已既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居亡何濂復起修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璲同真

亦俱竊祿于朝濂私自念 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  
者年綴邁豈立壑所能淹將以其文行 上聞遂慎咸爭曰陳先  
生老矣得母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恩休致于家始  
知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  
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人尚無  
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來者則又曰夫人之  
亡亦已三月嗚呼嗟天濂知宅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濂孰堪  
為之宅之諱堂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  
子助教旦始遷于杭生餘姚知縣慈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  
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  
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于吳遂依女氏以居為流子里

七十又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于戈溪  
之原娶黃氏壽 卜前十 年卒繼配即蔣氏夫人有婦德鄉人  
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鐵鏞鏞鏞鏞亦前 年卒女二  
適吳義吳鏗錄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潛女二尚幼曾孫  
男四樟權梓椽宅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  
燹亟遷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頰色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  
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問井之間俱樂親之久而不厭徵  
君家將合族為義居宅之左右徵君為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  
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  
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為何如也唯有善名著  
于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是也銘曰 五彩弗

施不如赭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否其數則奇我哀乎宅之歛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辭尚足慰多士之思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鄭彥貞甫

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污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惻惻畏謹正己以莅物或行其所未至或

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切四海之庶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煬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揚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輒自責自厲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貸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咲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

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甥孱弱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僎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為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有警者跛者彥貞憫其顛連

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飢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携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女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斃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柰何彥貞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緝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噫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命左右致東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

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為扁鵲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  
率民兵二十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  
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暨  
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  
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衣冠  
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  
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  
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致是者  
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  
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七朝請郎守郎中晏  
穆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泰

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孫也  
彥貞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  
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  
裕如也次即泳通終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  
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仕郎次澠東陽  
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澠江浙行省宣使次滌金出也女子一人歸  
東陽蔣嘉亨孫男十人楨榘榦樞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適  
嘉亨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  
人燾燿炎樵焚煩光焰灑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  
皆從灑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官遊南京彥貞之歿歛不得憑棺  
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羣行鑄之樂石可以

聖聲先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知徇漢  
等之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厯臻于太  
康異體同心情無不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  
終屑借襲秦法之涼肝膈充室形骸閉藏愆我寤嘆涕泗霑裳彼  
美鄭君沉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場內教云飾外政復履規重  
矩疊道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歛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  
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於一堂 孰為尊章誰為父兄  
至蘇丕冒奚有畛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沃人肌髓薰為善良人  
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  
為食以義為榮豈能使昭枯堪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  
輝西東翱翔豈意鐵翻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  
盡然感傷仙華叩叩浦汭湯洪以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授  
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民林叔恭氏  
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知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一惟  
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微疊照於斯為至流風  
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  
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  
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  
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  
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先生嘖嘖愛

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  
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  
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  
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于一卦一  
爻必欲驗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  
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  
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脫窮而為盜未為盜者  
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  
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徒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  
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谷納失里至耶  
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珍之略不姑息都事

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  
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  
與之問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  
乃大有為之時上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即起  
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  
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  
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  
部使者素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避去旁縣  
郡承使者傳旨驅逼姍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  
政竒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  
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康衢

論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  
日引耆老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為  
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為泮池穿  
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視為正句讀  
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八兵  
後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  
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民益憤田不增闕先生與民約定為簡  
列為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後折為三每有徵發恒視善為則吏  
不敢並緣為姦歲且暮轉戎於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  
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  
條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

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君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  
民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輪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輪郡倉而  
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以民愧  
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互六月聚民萬餘治  
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  
千石為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著之以聞即  
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禱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  
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互殺俱熟民歌曰孰器我  
殺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  
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迨夜聞空  
中晝晝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財決



大者答辱小者論違之不留積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  
或文有未具時作糜餼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  
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穿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  
出氣遇將西成即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常先登  
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上先生視如部民不  
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  
朝獨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後阜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  
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日月措違以謀  
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內一以信符  
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  
萬稅萬餘石二年之後既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

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饑者牛牛鷄犬散被郊坰  
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  
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壹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  
卑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際更作於城南庭堂  
室房弘敞逾昔冬寒炯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米  
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  
構石為牌而時畜洩之管橋棗林二牌歷歲久壞石澗河中舟道  
難之後牌丁頹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葦困序糧火屢為災教民  
為陶瓦營屋百餘間中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  
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  
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

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取五千夫決河否則以軍法論日直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辨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柶械草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室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貞嘗以不職被咎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

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守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生次子孝其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戍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其復草疏將伏闕下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其與兄孝聞奉樞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寔於縣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其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卒年少

房董氏育之董氏生于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流血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實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言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菜蕪悉陳川欲迎母為養厄於無賞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冒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藥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未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年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授兗州守因董進二木瓜筍董十召州吏選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歸

為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之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曾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寔微諱世取寵者剽掠為說辨跨多闢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行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肖不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就純發舒自異民人善俗之政至今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幾然

弗誣也孝其從濂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敘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泫泫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與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饒充塞乾坤實字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于丘園爰自布帛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豈不顧身敷宣 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 躬之賴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阮 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為羣其采如雲持厥糗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彙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孳

利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知之效小試則啟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師薰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如 何我又復嗟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罔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况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孫子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以遠而襲封為君者也嗚呼天之報

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景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  
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  
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貞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  
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游學成均通春  
秋左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  
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  
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  
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  
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

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郊公攝太常使盛服檐然登降有容  
觀者稱其達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少書  
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  
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蕙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希  
學為秘書卿遣使者即蕙城起之公至燕都刺盜毛貴犯畿甸且  
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焉可棄  
而它之今勤王之兵頗眾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  
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設流寓  
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  
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木爾納思齊降  
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素渙詩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秦

天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虎臺奉天果啗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 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天兵取中原 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膳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 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它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

恩與人交不為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先卒下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贊其季也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 上寵錫之甚厚以素渙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來世人其謂何濼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為萬世師廓幽昭潛兩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歛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自侯而公愈速彌貴福圭衮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格于幽明上下

允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  
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焯焯如虎如貔盜遁難夷公實啓之  
關陝之間將驕胥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漬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  
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為禍將迨身云何弗歸舊書  
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道土宇日墮位其可居退修于  
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為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  
死薦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  
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績垂聲後嗣是式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曹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  
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邛之始習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

默記又推之於遷固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  
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  
至云云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譏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  
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  
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  
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白頁  
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窺切者唯四書一經之箋  
是鑽是窺餘則漫漫不知省與之交談兩目瞭然視舌本強不能  
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  
濂銘亡文曾公之墓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既也公諱魯字得之  
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鄭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

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  
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  
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節簡  
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  
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  
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  
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  
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連旦不寐發為辭章龍蔚  
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  
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文人  
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

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  
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  
之道予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盖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  
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激之書吳公  
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  
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  
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  
牛醜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其義  
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  
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疑苴罽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為最多史  
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



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  
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  
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  
歷舉傳記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事郎  
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  
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  
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  
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  
南米貢上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  
公曰前王陳日煜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  
敢諱蓋日煜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思故託脩貢覲

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烏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趨六  
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  
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  
儒臣章詔歸其俘公之所譏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  
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  
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  
息自是遂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譏賦  
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儲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  
獨曰此曾魯作耶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  
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

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  
吾以一小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  
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觴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  
岐潭果欵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具棺歛釋地  
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  
塋從治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  
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  
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  
公收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惇惟恐或失其  
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其門公倒屣迎之了  
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

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  
益而後定雖古者更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  
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  
雖有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心集正訛南豐類藁辨  
誤藏于家他咸未脫藁當公脩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  
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  
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輒然一咲嚴陵徐尊生嘗  
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  
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  
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  
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

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誦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應貞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藉續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其精猶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筍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東帛兮奚奚蒐羅俊賢兮袞袞鉅誅寓於策書輿論所乎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黼黻一帝猷上窺殿周功在剛脩兮所積之詭所發之深開陽闔兮正芴垂紳其色閭閻邦之老臣兮媚學蹢躅其中枵然何翅膏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瑩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有序

嗚呼士君子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耶此子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中正姓羅氏羅為江西方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熹相承照耀州里起絳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傑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為元之

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為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通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挿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憊也其父驚喜歸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其辟為郡吏部有獄疑不決守貳爭以為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儕類大慙出奇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國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憇縣解中群吏更謁互諫以為鬼物所馮不宜居君咲曰惡有是乃酣餘而寢夜漏下十刻

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立與擔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解有礮半穿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為神君曰其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嘗籍于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辨章温公門温勢醜熏灼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握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復走辨章門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耶君曰工合應官繇府若縣謂其為杜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辨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謚譁曰是尚不畏温辨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眾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入

成均為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親入鬻當  
遠徵建功無以久淹為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  
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教授孟傑府君  
列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善定府  
知事廉行彌勵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為令史豪酋侵人疆以持黃  
金數鎰為君壽乞君勿右愬者君麾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耶乃  
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愬者乾崖酒  
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徃徃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  
至憫其愚反覆開導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  
至是亟輸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駙騎皆官中給直官  
更乾沒之以市馬貴士首君曰為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耶痛懲

其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  
使者吏受民賅者官不稱職者虞戡不會日月不登者居制未終  
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地有神蛇能興雲雨會  
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為檄責之片雲飄然興雲雨會  
南詔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  
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為盜君命紀字為號曉其步畝及四畔所屬  
上于官官為給券使有所憑復植木栽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  
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為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指示  
子姓曰此羅掇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名君于  
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為提控掾  
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泮瀾弗少怠適中朝大

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叅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  
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射隄隄者負固不服至是議  
曰天子追賢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為多  
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純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  
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首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  
幕府上功擢鬼宗叅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  
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位耶苟  
錄其功使以叅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空一府  
咸口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托君鄉人囊金以獻君怒曰脫可  
斷案不可專鬼宗志而止君疾惡有如讎聞吏部使者德住貪暴  
賦虎神討以為風德住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台恣劾君君

走避中唐遂擊德住去之夷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  
勅州事政成詔選吏部遇鄉友羅於途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  
嫉于大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縷紛被有何不謝事以俟老乎君慨  
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  
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隘乃犯難渡之險由海道  
至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遂不可遠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  
戌終于福州之民舍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聞  
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  
始柩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曾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  
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  
自改者民事有屬而不伸君庶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

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人每言某地富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嘆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意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胤嗣乃迎奉從子觀遠為後親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後者羅容出而呼曰我宗為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耶觀遠弱喑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遂悉盡囊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夜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遭疾疫貧窶及死夜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秦差廣東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即遣在連州尚丁怒至清遠將為變衆憚弗敢徃次炳請前尚丁彎弓相向次炳給之曰宣慰命來賞汝彎弓何

為也尚丁退與清遠令歛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寇所敗次炳被禽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二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為其繼室孫男一人玄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堦所為狀請謚墓門之銘嗚呼余昔總脩元史每求剛正之亡在下位而不仲者載焉蓋以謂雖後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愧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循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子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做之做之心必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大天理人心曠如出日者果何說也嗚呼銘曰 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

鐵尚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涅其惟君之生能以志維  
遵養以時日擴以克己任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  
古惟正人妖不敢干凡凡豫章變為枯管誰鎮天藩乃復蕪好我  
往折之聞者膽寒其夷人何知推結卉服宣厥彛經不變其俗爾  
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其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  
甲僦僦棄戈而嬉有聲沈沈有澤輝輝有知即為不識位卑其綉  
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戕莫加其亢形之聲歌庶懲而覆覆謂  
我狂訾我以涼其待此而行何適不歎坎壈其躬恬夷其顏胡不  
爾庸以豸為冠雁鶴其一出狐鼠盡除其賢否易位曷以為政君亦  
何傷人為嗟冰禾黍離矣涼颺棘矣其言士亡矣何嗟及矣其  
潛溪先生集卷之十二

潛溪先生集卷之十四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  
事金華先生黃公行狀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  
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公澤之女  
弟始迂于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枋國士有議已者  
輒捕殺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劔欲斬佞臣頭之語入至今  
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  
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



孫文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  
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  
贈宜人繼方氏祖堯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  
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  
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  
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  
郎暨嘉興府鮑郎塩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姓先生  
時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一月一  
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闥授  
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

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  
吾鄉以文辭鳴者 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  
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唐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  
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  
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  
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庭祐元年貢  
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  
中作者徃徃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綽然有古風特實前列  
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又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  
甚剴切讀卷以其頗涉於激議之旨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  
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第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

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監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選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闕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二年用故御史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進階佾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年之文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徃歸俄有旨命預脩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亦尔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

報而行上聞之道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後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諭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迹方承制司黜陟之材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于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洵王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于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固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所之孫將仕郎柱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

道志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瑋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盜場而亭戶恃其不統于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欲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惧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既殺其夫若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水冠陰察之且知其奸偽卒直其冤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葢于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啓久不決先生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卜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

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訐訐咸下其狀多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其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于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者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是于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蒞是役搏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靡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脅攘民財者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嶮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

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竄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語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來為向導逮捕餘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皆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各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而折之其人志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

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頌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彼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就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官者一減資者五銓官或失於收斂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于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

有龍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  
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  
與公府短長邑長吏未謁鄉鄰有急覲得片言為技輒啗却之尤  
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  
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  
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于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  
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  
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  
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寔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照如陽春曾不  
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  
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

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  
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接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  
聲色聲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  
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  
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  
流以文為請者日集于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  
絕微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弄  
以為榮世之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  
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於呼先生生當六  
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  
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誦帝制勸

講經惟義然獨難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歸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鏗鏘且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袞而謝事暨羣公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庶頑而立儒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謚立傳其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于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為簡窮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撫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癸熙先生閒人公行狀

公諱蓋字應之以諱行姓閒人以相傳出於漢太子舍人通其後裔遷居於蜀有諱韶者為發之金華縣令遂為發人縣令幾世孫某娶儒學教授溫州王先生說之女生子號桂山翁翁生始三歲而教授君亡王後去適項氏翁鞠於其家因從其姓及長娶劉侍郎諸孫女而生公乃以公還氏聞人云初鄉先達定庵魯齋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學金鳴而玉應宮奏而商宣倡明道學號為極盛翁往來叨而得之定庵者為最深翁知公有異質父子自為師友晝夜飭厲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坳者十年一日有約遊城南者所蔽黑履久弗御革底為穿故凡七經傳疏悉手抄成帙義理所在深體密察微如蚕絲牛毛剖析靡遺積之既久神會心融訓詁之說有紛拏未定于一者公別其是非如辨黑白四方學徒或執諸經問辨公為歷陳衆義而折衷之不煩餘力譬猶屠牛墾

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君子稱之泰定丙寅公以尚書舉於鄉上禮部不利公無幾徵見于顏面益進脩弗懈時有司以解額太嚴不足厭士論別發文理直者為副榜公後連中焉海右憲府視公學行欲辟書吏公辭重紀至元初山東李公綱持部使者節來浙東知公不可吏乃薦為校官初授處學錄轉衢之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名上銓曹改泉州路學教授某郡李若國鳳方經略江南得承制專封拜若嘗從公游知位不稱其德擢為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公力辭朝廷尋以年久當陞除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未上以壬寅歲三月丁未卒于永康之寓舍上距所生癸巳之年凡七十載娶胡夫人無嗣以弟之子衍曾為後二女長曰貞適唐壽道說齋之五世孫次曰良適胡裕夫人之姪也公之學一以

誠為本涵養既馴內外一致故其氣貌類玄文之玉溫潤而澤絕無纖瑕而手尹煥發於外者燁如白虹能令人愛戀弗厭下惟講授前後授學者數逾二千各隨其資而裁輔之多有躋膺仕者性行恬冲公鄉之家意欲邀致每避謝弗往門庭之間草積不剪雖當錄金之暑折膠之寒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終日未嘗傾側其誨學者必先道德而後文藝故於辭章若不經意時而出之文義深鬱亦粲然可觀江左名士鄧基以儒者之學自任尤知愛公謂公門弟子曰今時學子德未能立而溺志脩辭組織華彩沽釣聲譽實德且病矣如吾身言誠高世之軌範哉人以為知言公既沒及門之士以公執醇弗變而舍和有耀也私謚曰凝熙先生仍告郡太守祠公於學宮前原道書院具履前進士仁和丞唐元嘉從

公為甚久猶患粹行不昭于世條而列之碑瀛銓次成書鏤梓以傳其宣無似曩因張教授繼之拜公於函丈公一見遇之如子姪所以整揖其威儀礪磨其問學者無不至也第以患難相仍素不加脩有悖於公之所教又安能道盛德之十一哉雖然不敢辭也謹用刊落葩藻直序事蹟以俟傳儒林者

墓表

元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瀛省奉詔總脩元史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龐襍淆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乖實行瀛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為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勵世悖俗者而處之祝公

榮亦其一焉發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克持所狀羣行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為祝侯子孫為齊所并故以祝為姓歷代多有顯人具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有諱寔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為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歿葬宣慈杉杭塘之原寔生中奉大夫鎮鎮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况况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參軍奕奕生公冕公冕生份份生武學教諭天祐潭州司戶參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



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重寶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淖糜以進衣久不脫蟻蟲叢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謁于羣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為之揮涕及母歿擗踊無筭屢至殞絕其於復襲楔綴斂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而不墮流俗之陋煬人不戒火起竈突間煙燄漲天公縻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葬母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搏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仁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恒

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某亡公榮奔視遂頓仆于地良久乃蘇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為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已所生公榮孳孳以同爨為政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欲問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敦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沈親昆弟爭苟計利而害義犬豕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傅未嘗有毫毛褻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

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糶之青田盜阻行舟民不能盡食公榮出所儲益惠宗族親鄰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閫大臣多鈞致家僮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辟書交至公榮笑而辭江潮行中書左丞相方以制行事署為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園隱居焉不

干以至正二十一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某月日葬于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次東旣王氏次閩中陳氏比皆簪纓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嵩皆好學尚義崑即來速銘者子女子二人常消王達其婿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行之根抵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

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錄方為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韋布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微權於是亦可觀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也馬踰千駟也歿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此無他以風教所關為甚重也濂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為世道之勸孰曰非宜銘曰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咨之出治因其秉彜膺民孔易雖在布衣彤筆登名其意斯何樹之風聲閭閻祝君愛親靡舍朝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亡塗殞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煬人弗戒火起曲突有煙勃如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邈若不聞其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

反風虐燭隨滅家政之脩法古名門毫髮敢私唯義之敦嚴布糾  
條各授以事一門雖雖罔有乖戾群書交飛君笑而嘻我有我政  
奚暇外馳占有篤行照耀方策以今較之孰為優劣埃風渺渺德  
色獲勳况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蕙精勤文墓門用為  
世勸

### 先大父府君神道表

惟我大父府君卒于重紀至元丁丑十二月己卯後四年當至正  
辛巳十月壬申葬于金華縣東七十里東烏之山又六年丁亥十  
一月己未而大母夫人繼卒是年十二月丙申合葬府君之穴又  
十年介孫濂始自撰文勒諸墓上不孝之戾其將何逃然自兵興  
以來潛伏草莽支綴餘息不敢使墜其宗及夫驚悖稍定欲求鳩

儒叟生以論譏先德而故老凋落盡矣斯固區區不能自力之過  
亦遭時孔艱心與事背無以遂其犬馬之私矣今弗圖恐終無以  
示子孫報忘其固陋而一言之初府君生于宋季宋未亡而官政  
先簡言少年緝紙為鏹剪祭為推辭牲以祭社神唯務相屠劉暉  
眦之怨即蟻附蜂聚求履其欲而後止府君亦多怨家能以智馭  
之獨能脫禍及江南入國朝法制未定州縣吏舞文以監民府君  
因毀其家與夫人接連小室室中僅容榻案夫人設竈於戶外朝  
携釜出炊暮復持入御紡磚直至四鼓目稍瞑即起敲冰為鹽澆  
又復從事由是家用頗紓大德丁未歲惡人相食府君出糶于抗  
亡賴男子結為隊伍夜半推人門稱相公殺戮鹵掠呼號相聞里  
中惴惴不自保時府君侍夫人之側夫人與定計以物給羣盜私

走告捕撈部里兵襲之盡殲其衆府君聞其事自杭馳還見夫人  
悲言交集且曰吾意爾母子作魚肉矣尚在耶已而傳酒相慰慶  
鄉鄰咸頓首謝曰微君家吾屬入鬼錄久矣府君性忠信唇口露  
肝膽不肯作世俗軟媚無實語與人交無二語友愛尤篤與兄共  
執里役州家或有科絲至挺身獨任之曰母以煩諸兄也府君年  
五十以家傳於諸子晴簷獨坐拄頰看山世間升沉榮辱若若不  
相關又二十八年乃終黃文獻公為表其墓曰吉士云夫人粹然  
如玉而廉不可犯婦道母儀可為女中師傅行事暗合古烈女者  
甚衆齊家一以禮法雖細微事皆遵矩度入其庭上下祇肅無敢  
大聲疾呼者歲時出坐堂上羣子姓捧觴上壽夫人歷以畏天為  
戒復證以近事曰某也善不某也善也不善人已率其庭矣

從子蚤孤者宗人利其貲多欲潛害之夫人與府君挾翼至成人  
為之納室而返其貲半髮不私夫人端明而有容其謙損不足之  
色津津見眉宇間卒享耆壽以終其年視府君又加七焉瀟之生  
也與府君同月日府君特憐愛之四五歲時府君坐置膝上以手  
指其髮而祝曰吾祖實宮<sub>如子</sub>長者生平好施與不求人知吾父孝弟  
如古人應物以柔勝亦以卹貧之故致家之索及吾唯先訓是式  
每衝於心而勿敢忘承吾之利者列于前紛紛也今耄矣恐日暮  
死不能有以詔汝汝固幼幸聽吾言即聽吾言期樹善於無窮言  
訖潛然而泣瀟時雖無所識知頗能記府君之言嗚呼府君之為  
人其心厚於仁者乎瀟也不敏學不加脩不能使府君之名光輝  
震耀於末世兢兢惕惕若履淵冰幸祗奉誨言立身行已頗無

愧忤於人庶幾弗悖於府君教者唐李翱為皇祖實錄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府君之美濼既知之矣雖不能工為文辭不可緣是以自陷於不仁之域於是以特牲告于神道列府君之言行而附見夫人之事貽諸孫子以繼夫人為善之志歷百世而毋怠云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姓宋氏金華潛溪人父諱溥德母周氏夫人姓金氏諱妙圓父諱溥榮母謝氏生四男一女十三孫其世系之詳已見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所述刻諸石矣不書懼瀆也前史官介孫濼自製

石刻載府君世系今錄于左其文曰宋氏世居京兆唐大興丞憲武德間遷吳興憲字秉彝為易講師弟子數千人生有嚴有嚴生郊郊生綏綏生玄熊玄熊生忻忻生羸羸生穉穉生宗捷

宗捷生服服生僕僕生循循生伯旒伯旒生榮周廣順中遷義烏覆釜山榮生體仁通尚書春秋私謚文通先生生甫宋雍熙末遷根溪之宋郎甫字師杜生訓訓生帳帳生祥祥以弟海子阜後阜生仙從榮至儒七世皆為鉅儒仙生永敷相嘉定初同遷金華潛溪相字秉操以兄永敷子溥德後溥德子即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履仁蹈義類古篤行者妻金妙圓賢甚一言一行可為女中師法生文昭文昭文馨文隆文昭一名朝字文寔有隱德朝廷賜號曰琴峰處士生淵濼淵義烏醫學教諭濼博極羣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為編脩官著孝經周禮傳記數十萬言元至正中遷浦江孝門橋上文園生澄渭沁濱澤潤文馨生濼汶瀾文隆生淵淵生瑛濼生璣澄生琦璣濼生理心生珠瓊

瑗瑛生性怡瓚生慎愷恂澄瑛瓚寔皆儒冠府君誠吉士哉何  
其孫子之賢且多也文官歐陽為述

潛溪先生集卷之

